

獐

園

繪園第十二目錄

淫祀

五郎神一

五郎神二

五郎神三

五郎神四

五郎神五

五郎神六

五郎神七

五郎神八

五郎神九

五郎神十

五郎神十一

五郎神十二

五郎神十三

五郎神十四

五郎神十五

五郎神十六

五郎神十七

五郎神十八

五郎神十九

游方五堅

樹頭五聖

花花五聖

圈頭五聖

簷頭五聖

宋相公一

宋相公二

宋相公三

榭花馬公

二郎廟

金小一總管

草鞋三郎

百花大王

楠木神

花閨索

狂礎神

濟河神

緋冠紫帳神

盧狗大王

藤溪神

社公

山王

蘆王

牛王

蛇王

金公鬼

武婆

繪圖第十二目錄終

繪園第十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淫祀

五郎神一

相傳蘇州府學是文正公故居因相地當出科甲最繁遂捨為學宮初五郎神謀得其地為廟數作崇脩極擾亂公不聽一日公坐燈下讀書神乃鬼嘯于窓前左右咸怖公若罔聞其神從窓中伸一掌入掌有毛甚可駭公取案頭丹筆書山字于中其掌便縮不去作聲哀鳴公問汝是何鬼應云某果山魃木客

之屬見公甲第崇敞地形豐隆崇觸忤已多望公見怒出我公為香火之地形豐隆崇觸忤已多望公見怒出我公前程遠大某不敢復犯矣公叱而語曰上方山風水最佳名為酒池肉林可遠詣彼據之因又書一山字于其下合之乃出字也掌遂得出自此怪絕明日五郎便降神于紫薇村中將居民反接跪地遂為立廟淫祀至今不絕夫非范公之言作之備乎

### 五郎神二

蘇州韓襄毅公未過時相傳為同學諸生所紿夜持周易赴府學尊經閣上過五郎神稱為都憲公與之讌飲既醉從席間懷金巨羅以歸明日南濠張氏富



室女病為神所馮，醫術莫愈。韓袖巨羅入其家，謂主人曰：君女聽我為婦，為治之。主人珍重辭謝，乞哀相救。願以女充箕箒，袞殺乃索筆大書于背，曰：韓雍妻，不可欺。應手而愈。于是主人素聞韓名，即輟盛粧以女歸。明年韓果擢第，後果為國朝名都御史。

### 五郎神三

葑門彭城秀才某，嘗因無子，禱于寶林周宣靈王廟。籤訣中有一朵金蓮，驀地開之句，不曉所謂。意欲尋訪人家，或有婢名相合者，可娶為妾。後為其婦，頗妬，不諧。茂陵之聘，婦年三十許，人微有姿態。辛亥歲，忽為五神，即所馮。意慮失常，夢魂恍惚，常與神遇。神亦

時：降于其家衣錦袍乘白馬或挾彈弓若貴介公  
子狀騎從繁多又或御車飛蓋自簷端下詣密室秀  
才借意肄業一日偶啼見房門扃鑰甚固有兩女鬟  
年可十四五覆髮被肩容姿妍冶着鳳雲縷半臂夾  
侍于門外訊其名一鬟荅曰金蓮俄而遂失所在秀  
才大驚有鬼神見形如人出坐堂中召秀才諭之曰  
君婦前生與我伉儷今冥數又合為妻可速粧梳相  
携而去秀才叩懇舉家哀祈乃許諾云且暫諧匹偶  
却後五年當來迎矣後信宿輒來每至則屏帳茵褥  
珍怪之愈陳設炳煥皆非人間所有婦便欠伸呵噫  
起入帷中侍者竊聞狎昵歡笑之聲踰于人間夫婦

既展綢繆，良久方去。秀才惧禍，又利其贈遺之隆，竟不敢與婦同寢處矣。其家每日供具飲食，悉是神為致之，神或不至，時有異味相餉，從空而下。牽家不測，所從來也。本戶有官逋五金，無辦縣貲，督迫急案上，鏗然有聲視之，則銀一錠，恰秤得五金，有奇，適符其所逋之數。遂輸長洲庫中。婦聞鄰近丁孝廉家，歲有入閩之使，常携鮮荔枝北還，得善藏法，啟甕如新。時方五月，輒向神前索之，神云：甚易耳。少待三日。須道人覓至也。如期，婦晨起臨粧，已有一珠紅合子置粧臺上矣。開視之，果得輕紅十五雙，聲嗽如從樹頭摘。

下者合于益，犹带露痕。如是凡所需，索與不立應。家  
漸豐饒，隣人貧者聞而艷為。側近有五龍堂前一家，  
夫為府書佐，婦亦喜淫。藉此神以肥家，至今數年，往  
來不絕。虞山有衣纓之孫，不斥其名，嘗繪神像于後  
樓，弄家事之，以禳沒頭冤鬼。後遂誨淫，數見形狂。  
來日費狗血數升，倫為厭術，終不能遣。

#### 五郎神四

獨脚五郎名一足鬼，楚中亦處之。有之，白香山送人  
入楚詩云：山鬼跣躄，惟一足。陸氏庚己編云：即古所  
稱夔一足者是矣。彼中或稱為蕭公正所取山蕭之  
義耳。桃源江觀察盈科曾話其里中亦有此鬼，性好  
淫。凡婦女與交合，事之如事其夫。適所欲必致，金珠

綺繡不遠千里應聲而至少拂意便舉火焚室廬覘  
察徃有宗人江祿者獵于深山之中宿夜民家五鼓  
起見其床頭挂豚蹄一肩上用湖廣稅課司條記印  
痕尚濕祿怪而問之曰省城道路甚遠安得頃刻及  
此主人具述所由蓋其家事鬼即鬼所搬運者也

五郎神五

高郵李甲之婦年未三十而孀居止一子乳名毛保  
方十五歲婦有美色夫死之後遂為五郎所捉無計  
驅遣教移居以避之其神蹤跡而采晝夜現形恣其  
媒狎心有所欲空中下之因婦有服遂致素繒練絹  
一切幃茵寢玩之具雖有文繡不施錦絲送錢動以

萬計他物稱是。一日婦欲得金步搖金爵釵向神索取神曰往見蘇州太守舍中有家婦所戴首飾頗極華美往可竊而取也。三日後神還足跛矣問之曰已得首飾過堂西小閣子下過一黑面長鬚人手持鉄簡擊某被傷左股楚甚後又遇兩金甲神長數丈某惧便投所竊物于井中而出為錢喪軀矣。毛保方抱凱風之恨適于隔壁聞言欲驗五郎所惧者何神也遂趁舡下蘇州投入府署謁一掾吏具述其故掾吏曰果有之止毛保于家入白太守舍中遣人入井撈桑果得步搖爵釵之屬宛然在焉推驗黑面長鬚人乃是壁上所帖鍾馗而兩金甲神者疑即府署所繪

門神也。太守召毛保，厚給資斧而還。下令欲毀其廟。  
左右數諫乃止。毛保遂出金買大匹紙三番，從蘓州  
畫工圖馬一鍾馗，兩金甲神，雄毅非常。到家揭之于  
門。五郎見之，凜然終不敢入。召婦于門外，謂曰：向擊  
我及我所過于太守舍中者，正此輩也。卿兒為戲，一  
何酷耶！與婦嗚咽而別。自此杳然。

五郎神六

壽州正陽鎮有沈氏女郎，容姿甚麗，好衣緋，立于門。  
見一少年挑之，遂避入。俄而少年徑入寢榻之前，女  
即且罵且拒。少年大笑曰：我天人也。與卿有夙緣，慎  
無閑阻。即升榻共偶。女郎力不能禁，遂與通焉。歡洽  
之際，無異世人。平曉別去，出金鳳釵二股，留為信物。

至夜又持二百金來、囑曰、此東鄰龔家筭中物、可從容用度、勿以語于外也。兩月之前、龔家果失筭中二百金、封識宛然、不測何術以取。後述于兄嫂、秘其事、不言。女郎既已失節、兄嫂復利貨財、信宿往來、各無猜忌。未幾、女郎出嫁、鬼亦便絕。

五郎神七

紹興會稽縣五顯坊編戶沈家、許願五郎神。每夜設酒食五筵于池亭上、如邀大賓之禮。張燈列燭、以伺之。筵皆偶坐、五鼓方散、杯盤狼籍、日以為常。稍不豐潔、即被訶責。其家亦當有小不安、所得贈遺金錢、琛



貝寶玉明珠異繒名錦之屬無算車騎鼓吹驚聞于鄰至今不絕鄉人祝良柱說之

五郎神八

吳山西黃村木工小玉入城晚歸逢一鬼使皂衣赤腰襖木工不知其非人也問何往曰黃村工喜曰某亦欲歸黃村請便同行數里終抵村天漸際暗鬼使指村口人家謂木工曰鄉思酒食乎吾能詣彼取之木工曰幸甚見其入門少頃携一大嬰酒及一菱糴來二人偶坐地上共噉畢謂木工曰鄉少待吾于此有小勾當欲了也木工便取酒嬰納藁積中立而伺之忽見院內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甚固俄而鬼使

亦自牋中跳出負之而去竟不顧其行如煙霍然不見使聞屋內哭聲木工知所遇非人因尔絕走還家向晨往視村口人家主人公夜死矣問嘗失物乎曰昨祭五聖失去一罌酒一羨雞木工乃探藁積中出罌界之告以鬼使之故大小皆驚

### 五郎神九

蕪城賜酒巷徐秀才汝嚶家舊有五聖叢祠近因改宅遷毀致其神日夜作耗中庭種一欄桅子花常聞欄邊起歌吹聲家人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花甲出也或時作靈語云我無栖此依草附木奈何見驚秀才父大忌之秘不外說鄰人徐璉言

五郎神十

蕭唐宋氏側近張家婦有姿首五郎神降其家如女  
數月顛然來遊嘗下酒啖與婦飲食家自此驟起後  
婦忽生外意便絕往還亡何百日空中割去雙乳莫  
知所從來也此婦至今胸上有瘢孝廉懋澄所談

五郎神十一

無錫縣陸阿觀昔為茂安鄉座客茂鄉死復游秦中  
丞諸郎之門因移家住其別業有女未字忽為五郎  
神所馮每夜來降即現形狀如美少年女亦荏苒同  
心焉却令阿觀在房外搬銀大小錠數累滿箱因  
下鎖鑰甚固明晨啟視空亡有矣如此數日阿觀怒

嬖其女子遠方羔雁既至，灵跡遂絕。余所親王穉庸  
與阿觀善，而說數年前事也。

五郎神念二

蘇州城閭門四牌樓下，新安太學謝之翰為監，賈有  
女宝容，九歲時常見衣緋貴人，登其家月臺，觀望不  
知是妖魅也。數與之戲，至十三歲時，即為五郎所憑。  
神情失常，形如黃葉，日食大棗三枚，以杯水下之，更  
不進餘物。如此者四年矣。甲寅十一月，東  
匡師朱九成說。

五郎神十三

蘇州山塘全大用，為象山尉，有贊塔江漢，年弱冠，風  
儀不下。後遂與五郎神遇，綢繆嫵婉，情甚伉儷。其室人

竟不敢與夫同宿。江郎病瘖日甚，全氏設茶筵，譙之，終不能斷。丙午歲，遇異人，飛篆釀除，遂爾絕跡。

五郎神十四

長洲縣隸人顧孝，住醋坊巷。壬寅年為長郎娶婦，自幼與五郎情好。

俗言服聖

其夜花燭初陳，空中敎起靈風。

吹燈滅燭，持兵仗與長郎暗中格鬪，侍衛無數反閤其扉。父母親戚並莫能入。明日迎道流過張王府基，忽有兩胡豨形貌醜怪，遙前謂曰：君莫往，與人聞事。顧家新婦寔先許配寒門，何故見奪？言訖不見。須臾其女在帳中望見道流至，面赤發怒，向壁而寢。少時

暴亡。

五郎神十五

蘇州屈家橋賣繒沈輔臣三子娶三婦並為五郎所  
擅其大婦寢瘵已深精神恍惚忽一日晨起梳妝甚  
整登樓命女奴捲簾曰窗外一簇鼓樂騎從來也女  
奴曰娘子病狂耶清天白日何有此事逡巡又曰兒  
上轎子去也端坐而卒平居凡有所欲隨心而至或  
空中下之親鄰往來無不皆見

五郎神十六

蘇州倉橋頭釀家沈承傳生女觀奴自幼端潔戊午  
年十九歲矣忽遇五郎出金綵為聘贈遺甚多其夜  
便留款狎所欲無弗遂也爾後觀奴間坐常有蝴蝶

為使往來帳前俄頃、車騎威儀至矣、其家以此為候、

五郎神十七

蘓州木瀆鎮股甲、開油車先與同里周二結為兄弟、  
乙死、甲妻續亡、萬曆甲辰、甲遂娶乙婦、談氏為妻、談  
氏又先奉事五郎、于是頻降作耗、乙復來助、拉擺紛  
鬧、晝夜不安、甲無奈何、迎請匠師、道流百計、收之莫  
能新絕、忽一日、談氏在內、併當箱篋、取出紫襪襪五  
榴、裾淡黃帔子、下至絮繒袒服、裂碎、縱火焚之、  
揚灰散盡、無復存者、時中秋夜、月色甚皎、連呼取轎、  
開門而出、家人跡之、奄爾不見、還視其屍、宛在床也、

五郎神十八

正德中、永州副使吳寧之弟秀才吳二郎、少好弄聞

人言服藥可以視鬼遂覓藥服之甲戌秋果有鬼物  
降于家昏黃始來不數日遂去至乙亥春正月復來  
其神粧束如帝王之狀戴金頂冠着絳絨袍少頃又  
有衣青者衣黃者衣白者衣黑者四人至其婦五人  
亦如后主容飾後騎皆婦女才官執幢持戟約四十  
餘人夜則居于小樓擊鼓吹笙供帳煥麗人見其所  
着之靴華美請而觀之神自攜息擲下紅罽襪金絨  
靴其中氣猶煖也諸婦垂手腕下明如軟玉後二郎  
友子舉子楊宗厚請見其手微爪傷之神怒遂命焚  
吳氏之宅凡十餘處火起俄而二郎飲恨以死



五郎神十九

萬曆壬寅蘇城查家橋店人張二子年十六、白皙美  
風儀一日遇五郎神見形其家誘與淫亂大設珍饈  
多諸異味白晝命手力置燒鰻數器酣讌歡呼倏忽  
往來畧無嫌忌後忽欲召為小胥限甚促父母乞哀  
不許尋而其子死焉三月之間人亡家破

游方五聖

楞伽山在吳縣西南俗名上方有五聖廟在焉管經  
填咽酒肉滂沱每歲烹割害命無數山下田夫紅婦  
往來夜見燈燭人馬出沒石湖煙霧中有五丈夫執  
弓挾彈擁騎從姪侍張樂設讌于田間若貴介少年  
狀亦同用玉首或義比召持方五聖

樹頭五聖

蘇杭民間，凡遇大樹下，架一矮屋如斗大，繪五郎神  
母子弟兄夫婦于方版上，設香燭供養，以時享之不  
廢者，此名樹頭五聖。

花：五聖

吳俗，抱痘之家，必供五郎神于堂，既祀，去其牲牢，獻  
之者，此名花：五聖。

圈頭五聖

賣漿家養猪收豕，必于牢檻之側，造小榭，供奉五郎  
神于中，夫婦齋祀，祈求血財豐旺，賣猪訖，則豚蹄盂

泰以祀之有一等窮五郎享其祀富五郎所不屑受也此名圈頭五全

### 簷頭五聖

人傳五郎神常自簷而下或夜宿人家簷間俗所謂簷頭神者此名簷頭五聖

### 宋相公一

閩門外宋相公廟舊多靈異萬曆近年間有撐船水夫送船到京將<sub>返</sub>于吳使下張家灣覓載見一舸中有貴人皂帽緋衣谷狀豐偉手力十餘人挂帆將發此人因懇求寄乃令坐梢棚中其人以草履挂棚上將所持襪作枕而寢須臾睡熟但聞有聲飒若疾風

驟雨。明晨夢覺，見已身臥于草叢之中。風露滿身，起視其地，已在楓橋顏家場上矣。獨怪之，急行至閭門，偶憇宋相公廟，忽見梁上小船梢挂一草履，宛是隔夜所寄者。仰視神貌，若所見舟中也。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船底猶漬水痕。

宋相公二

宋相公廟在度生橋西，相傳是水府之神，或云其神主殺故為立郎部下傷官，西亦北亦有廟，以堂戮人于其地也。隆慶中，齊門內鄧祭太守夫人疾，薦夜召坐者祭祀，天下神祇有天妃宮前，顧于章鄰家，思少夜醉，方上新橋，忽見橋上皂帽人，朱衣白馬，而來思。

少不知其神也。舉手格之神發怒而去。明日五更神降其體作狂語云：我赴邨家夜宴，汝何故手格我言畢，衆見此，忽少反接自縛，飛走出閭門，徑入宋相公廟中，榜掠無數，體無完膚，子章輩數十人，具酒牢入廟，交口哀祈，許以其身捨為神，缸水手乃止。至今船上祀舵，患少是也。

宋相公三

蘇州盤門內薪橋堍下，有宋相公廟一小間，不知何年所造，側近薪橋弄中住店人金世隆，其孫阿三，八歲痘亡，月夜還家，呼其父母，隔窓而語曰：兒即在宋相公廟前，死後便有三身，一身廟中驅使，一身常在

對河，與群兒嬉戲，即又見所死之一身，前日焚化，今  
伴侶最多，所與阿二遊者，皆平居里巷中狎昵羣兒，  
差不寂寞也。據此，則宋相公為水府市曹之神，宜聰  
明、宜正直，亦下同淫厲，噉無罪小兒，彼天聽雖高，不  
虞九閻一叫乎。唐小說柳家觀之之事，不厚誣矣。許  
生國光與金為鄰，述其事。

棉花馬公

蘇城花筵中，以棉花馬公為五郎部下傷官，巫祝稱  
為馬福總管，俗呼之為馬阿公。別置矮席，先祭享之，  
勿送，去然後登歌，相傳馬阿公者葑門人，以賣鮮  
菱為業，每晨擔菱出閭門，經過山塘，宋相公廟必擇

取其大者一雙為供，日以為常。最後暮年與人爭擔，  
鬪擊不能勝，怒而登滅渡橋，自投于水。適宋相公神  
舟過橋下，取于帳前，驅使吳俗敬其正直。凡開張鋪  
肆者，龜事于家，朝夕祈禱，以荷嘗為擔人。又名福也。

## 二郎廟

相傳灌口二郎神在四川成都府灌縣，香火甚盛。今  
吾吳葑門內水中漲一小洲，洪方廣不踰數弓，土人  
立二郎廟于其上，殿堂甚湫隘，臨水開窓，如人家齋  
舍。一楹神像亦小，長可二尺許，着金兜鍪，衣黃袍，坐  
帷帳中，而香火之盛莫與比者。自春徂冬，祭享不絕。  
瘡疾之家許一白雞還願，既瘥，乃宰雞牲獻。又稟教

為餅以飼廟中白犬尚白者豈謂蜀在西方取義于  
金以神其說欤此不可曉宋朝有紫羅蓋頭詞話指  
此神也又傳六月廿四日是神誕生之辰先一夕便  
往祝釐行者竟夜不絕妓女尤多明日即劇錢為荷  
蕩之游矣吳城輕薄少年相挈伴侶宣言同往二郎  
廟裏結親一進廟門便闖入珠翠叢中雙拜雙起曰  
以為常神亦不為異若果清源真君安得不降之  
罰乎疑是花木之妖尸之矣詭淫敗俗莫此甚焉未  
知作俑于何年也

金小一總管

數年前西閣衣纓之族有家監住田莊上生子年十



四、容姿端雋。一日過道人過門，撫其頂曰：此兒有神骨，宜保護之。未久，忽病。寢劇，其母與城中女巫交，狂急召巫至，巫忽作靈語曰：金小一總管為上帝所謹，盤門外有廟，無神，議使鄉子補職，名已去，非可救者。速備金冠、玉帶、衣、以綠袍、綠以錦繡，送死之禮，一如神明，且迎者至矣。言訖，斯須聞陌上鼓吹之聲，隱隱列門，其夕便卒。父母痛悼，過哀，悉依女巫言殮之。

### 草鞋三郎

杭州府有草鞋三郎廟，頗有靈響。公門伍伯巡邏游徼之屬，家祭戶享，稍不致敬，便罹官災，相傳草鞋三郎，即古盜跖是也。

百花大王

蘇州府治即春申君所造相傳為桃夏宮是也舊志  
郡圃地甚廣前臨池光亭後松齋雲樓唐朝木蘭堂  
正在郡圃之西圃中有土地神祠名曰百花大王宋  
淳熙中韓彥古欲毀之左右並諫遂不果嘉定中重  
建今雖廢而民間尚有祠百花大王者

栢木神

湖廣襄陽道中襄河數十里有栢木神最靈商旅  
舟舫之皆疎過其地者必祭禱之相傳是估客因風  
散蘆失此一木無獲歲月寔久便成精怪衆以其福  
福如神因共兩置屋立廟號為南君不知何年代也

花閨索

雲昔聞有閨索祠幾處相傳一鉅纒常夜作聲時人  
以為靈響于此建屋立祠名曰花閨索衣冠鐘鼓千  
年不斷往來行旅莫不禱祈至今尚在傳奇小說中  
常有花閨索不知何人東瀛賦駕部橋少時常聽市  
上彈唱詞話有兩句有云空扶樣小花閨索車輪般  
大九條筋後以語余共相擊節

柱礎神

盤門內故有子胥廟前有橋號橋廟地名廟灣臨河舊  
立小石幢一座幢下有黃砂石一塊長可一丈廣不  
盈二尺乃是牌坊柱礎不知何代物也村郭之間入

城者經過其地必祭之靈應非一酒肉不斷紙錢草履之屬未者轉多不敢触忤夏侯橋民張舜自云是禁衛千侯曾隨大將東征闕白素以膽力自雄行過其地問此石何有神乎乃祭之耶祭者搔手具言其靈舜曰吾何畏此乃殘溺其上溺乍畢覺已背如有物擊之者大呼而顛溺于地衆為之請諭時乃蘇自此益見神于村民靈聖不復絕矣

### 濟河神

徽州商賈凡所託行販之僕俗皆呼為小郎數年前有某商小郎溺死于山東濟河後飛神還家附于商之子通姓名而言曰某販貨還至濟上溺水死矣貨

本是同伴所收，某游竟無倚，因見河邊有小水神廟，神邊將衰某與擊鬪，數日勝之，推仆于地，奪其位而坐。其神今已他適矣。某暫潛婦報于主人，欲索皂冠、朱衣、草帶，如神明之服，焚之。某便得去，其地為神，不復再來矣。言訖，嗚咽，商急製與焚罷，遂絕響。

絳冠紫帔神

明州屠小儀隆，令青浦時，夜曾以禱兩宿。城隍廟中，上床脫袴時，覺其魂神欲出口，不能言，及倚床坐定，身在簷外矣。強引還房，又覓出，如是數四。洎史聞有排門，產怪之，忽見一長神，絳冠紫帔，狀若方相，兩目圓鉅，電光射人。遙前立于床下，直視小儀，小儀自定。

其心正襟危坐而言曰某為縣令可對白日青天是  
何妖神故相簸弄乎生亦持不貪生不怖死六字而  
已言畢此長神便請退初欲相凌見小儀神氣湛然  
不可得乘遂俯身抗手而滅小儀便覓魂神丹入  
被中漸能微動如初亟呼卒吏共起挑燈詰其覓視  
門牖悉鏽如故不測何來乃知祠廟皆鬼神所窺余  
影或愧便為迷惑丁酉秋在其家絳雪樓中說此

盧狗大王

鄒希孟為蘇州府廳吏萬曆辛丑隨郡丞盤庫常州  
駐劄御史行署有大樸樹可二十圍中有盧狗大  
王巢孟不知也日就樹下蹊溺為常一日天向晚矣

孟與書佐會飲醉後唱歌復往其處溺焉未至樹下  
空中若與人格鬪狀衆見繩繫孟頭懸着樹杪大駭  
狼狽下之既下語言失次游走不定被髮徑詣廳事  
藏匿于公座下口中操常州人音自責曰汝為府吏  
何得離肆無忌至此樹上乃大玉所居踐溺其下理  
乎今着我曹追汝因誦帖子語云盧狗大王遣手力  
錢金追錄犯吏邠希孟并妻顧氏子阿官等家口名  
姓悉在帖子上條次錄多故不曲載孟無計逃脫復  
從公座下走出徑到樹前反接自縛跪泥淖中若人  
擁之至者至此則樹神自作靈語循其啞啞之聲在  
樹中出也此云吊起俄而孟聳身空中仍有繩繫頭

懸樹衆怖走不敢輒下。叱云去毛。俄見空中如人競  
梓孟髮叱云掌嘴。俄又聞空中掙頰聲。于是書佐輩  
齊跪苦祈望大王矜恕。候官人還衙某等敬具牲酒  
代卹希孟謝罪。言既神復作語曰。若等將以陽官制  
陰道乎。衆僉曰不敢。神乃許諾曰。汝曹並非佳人。止  
憂某醇謹未嘗殘溺于此也。可即着夏便如言。疏狀  
焚于樹前。孟蹶然仆地。少時便蘇。遍身皆柳縛痕矣。  
郡丞歸。左右具述。奉末大驚。命治具祭之。遂絕相傳。  
常州人好殺犬以祭淫神。而犬名韓盧斯。即犬妖所  
作矣。

藤溪神



常熟顧孝廉雲鵬讀書滕溪莊。一夕微有月色。登東頭小閣。子吟眺。忽見半山張家墳屋內。有朱衣大僚二人。偶坐。互相揖讓。庭中甲騎數十隊。列炬百行。旌旗蓋幢。紛擁戶外。初謂縣大夫之游莊人。進曰。此神降也。宜避之。雲鵬略不介意。經數刻不散。倦極下閣。就寢。詰朝。與客共詣張家墳。蹤跡之。見堂中供逆毛三總管。白虎毛司徒。並是邪神。厲鬼蓋墳。客與土人輪番賽社。而延教于家者。又二載。雲鵬寢瘵而殂。

社公

徽州風俗。有社公社母淫祀。丙午九月。休寧縣某市鎮富人兒。挾禱走馬。忽遇市中迎賽社公。縱馬上往。

錢數千，衝突而過。神巫遂發狂語云：當立降之禍。語未既，一老嫗猝至仆死，馬蹄下矢。明日，早正陳狀于縣，富人賞三百緡，費訖，嫗復甦。

山王

嘉定縣唐垓家在江灣鎮，上年，禾弱寇明習書篆，父將與納質為吏，未果，嘗因送親故入城，行倦欲眠，暫滯几案，奄然如夢，見兩皂衣人牽馬來迎，初云是崑山城中貴人邀讌，玆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行半日許，乃達崑山，直入南門，延緣壞城而行，人跡所未嘗至，復有兩皂衣突出馬前，持帖子示之曰：吾屬奉山王命來取君，安得坐馬上乎？持托枵下馬，踏倒路傍。

引袖中赤繩數尺繫其頸牽至山王廟門下入跪于  
庭見山王衣赭黃袍着金冠威儀甚盛謂玘曰聞汝  
少年有書記之才故特相召立命玘掌四殿中十六  
箱文書文書皆在竹筭中一一分明指而示之玘知  
山王為崑山縣妖神也固辭其職泣而訴曰某少不  
識文字豈諳簿牘望大王哀憐放釋玘及可數十語  
王怒便敕伍伯加刑榜掠無數備諸苦楚而玘執詞  
愈堅言對有理王亦無如之何敕提置廊下別判帖  
子令持去迨某縣某人來約半日許追到一人其人  
欣然拜命王喜即賜冠服交與十六箱文書領出王  
乃敕前兩皂衣人送玘付土地司令其轉達東嶽還

魂既至嶽門、未得遽入、忽有出呼于門者曰、郎君安  
得至此、認之、乃其家故、奴某也、死具陳、奉示、奴曰、郎  
君當復生矣、不必入廟、吾將護婦、死告以被杖之故、  
脚痛難行、奴曰、無憂耳、當覓一舡相送也、遂扶地坐  
听下、見一舡頭尾空舡子在、掖而登之、縮脚而臥、奴  
立于船上、不鼓檝而自行、逡巡已到、又掖而升、岬回  
顧間、舟與奴霍然不見矣、入門一跌而寤、以手捫四  
壁、不可出、始知身在棺中、以足力蹴其板、家人驚而  
啓之、視死已甦、死且四十七日矣、已又過全真道士、  
進以刀圭、須臾得活、續耳談記其事甚繁、此不曲載、

仁宗朝，謁騎千侯孫表出使琉球，路經白石磯，見其地蘆葦蒙茂，中有一蘆叢，鉅孫戲之曰：「可稱蘆王。」遂去。其後此蘆作紫蠟，往來咸謂之神，宰牲祭祀，稍有不虔，便遭風波，震驚。於是海上人依洲起屋，目為蘆王廟。如此積年，孫使竣來還，見之笑曰：「此我昔日戲言，豈有神乎？」遂命焚毀，乃絕。

### 牛王

北方有牛王廟，有客見之，云：「画百牛于壁，而牛王居中間，問牛王為何人，廟祝曰：「丹伯牛也。」饗祀不絕。」

### 蛇王

蘇州城東婁門內，舊有蛇王廟，負城臨水，常年葑門。

外捕蛙船數百艘各舟持短青竹竿子并牲酒飯馬  
來獻已復持去每夜用此竿子開路一切蟒毒因  
爾斂跡得以捕蛙無患其不祭者神立祟之蓋效鬼  
之典非一日矣近不知何人廢廟淫響都絕四境帖  
然

令公鬼

粵西風俗病祈鬼神臨桂靈川與安陽朔之間多祀  
令公鬼各起靈廟簫鼓牲牢之祭不絕于庭

武婆

粵西民間喜設淫響之事中秋宴會家祀武婆謂唐  
明空也臨桂靈川與安陽朔永福古田間其俗尤盛

村落皆立武婆祠矣

武烈天<sub>之</sub>女<sub>乃</sub>二目皆空<sub>此</sub>明字

繪圖卷之十二終

繪園第十三目錄

奇鬼

靖江縣鬼戲

攫金鬼

瞽人遇靈鬼

沒頭鬼

醫遇鬼

看戲鬼

鬼擊道士

鬼籠

牛鬼變鬼



百歲骷髏

鬼足代薪

討替鬼一

討替鬼二

討替鬼三

討替鬼四

討替鬼五

討替鬼六

討替鬼七

寄渡鬼

呼雞鬼

鬼哭

路鬼

鬼相戲

俞生遇鬼

竹林冤鬼

痘鬼

鬼相語

龍源澗遇鬼

甘夫人墓女妖

洞庭詩鬼

鬼登臺

嘍囉鬼

閨中鬼使

楓橋鬼使

鬼變化

孤山女妖

焦家橋女鬼

陳湖女妖

鬼招飲

梅廣文遇落水鬼

華別駕耳中鬼

鬼生朝奉

張王府基三鬼

醉人兩過鬼

鬼買棺

避煞過鬼

靈山庵鬼燈

鬼磨漿

鬼產叔生

趁鬼船

黃花台人

繪圖第十三目錄終

繪園第十三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奇鬼

靖江縣鬼戲

里人黃嘉玉、素有膽氣、萬曆中、客于靖江朱鴻臚宅、其家數聞鬼嘯之聲、或在檐下、或出樹頭、倏作耗、一日嘉玉晝臥齋舍、朦朧之間、雙眼未合、忽見一群尺許短人、自庭中四面而來、有老者、少者、長髯髻者、跛而行者、美好者、奇醜者、凡數十輩、相聚戲于齋舍、取架上雙陸圍碁壺矢之屬、共相娛樂、旁若無人、時

嘉玉于隔幃中覩視分明。歷歷可數。心甚疑怪。不能  
得眠。乃伺便開幃。舉所臥枕擲之。即踉蹌散入庭中。  
黑煙滿地。斯須而滅。起視戲局。還設如故。其夜方就  
寢。燈猶未滅。見群鬼又來。携燈窺幃。而謂嘉玉曰。吾  
屬鬼戲。何與君事。乃舉枕相擊。一何虐也。言畢便去。  
朱家後有空堂高敞。嘉玉從琴書以居。復一日。晝臥  
在床。見兩卓衣人移其堂中烏皮几二張。置于牀後。  
捧出羹臠數盤。酒三四罌。咸餽料羹羅列几上。諦視  
其載一盤黑羊脯也。少頃。掾曹書佐先至。又少頃。見  
一人著絳衣烏幘。一人著卓衣草帶。並長數丈。腰大  
十圍。相向南面而立。卓衣謙朱衣居左。鋪飯與異生

人頭草：食畢散去。書佐收拾甌噐，亦將行。嘉玉于  
隔幃便呼止之曰：適來是何鬼物，豈非土地城隍之  
神乎？將朱氏之祖先耶？願留姓名，書佐搖手而去。忽  
為失所在矣。嘉玉大呼主人具道所以，明日復移別  
院，未幾鴻臚與嘉玉相繼而殞。

### 櫻金鬼

郭中原，京師人也。叔父為中常侍，幸于先朝，因以  
為後。中原偉貌美髯，頗習道術，好結納方外士。叔父  
死後，遂棄妻子家業，負杖雲游。東渡錢塘，過紹興，至  
府城中蓬萊山上，愛其地僻，山名亦美，因家焉。土木  
之費悉出己貲，其後落成，人稍有出佐者，雖黃白。



然不妄為人談。一日山陰王僉臬某知之。逼其下山。僉臬僻好鑪火。稍積餘財。即輸于炭藥之直。有別業在推磨田頭。村屋曠寂。人跡罕至。造一丹鼎。命左右運鎚釜鑊器。數重于室中。強郭鍊合。隨身止一童子。七日之外。丹垂成矣。其夜忽有多人闐然打門。連声呼郭師父。郭不知是鬼。誤謂村頭捕魚郎也。應聲出開。童子急止之。不聽。及門開。有奇形鬼狀。鬼物擁繞。數百擊郭。中其腹。郭便伏。不能復動。曰。腹痛。腹痛。童子掖入中堂。氣絕矣。僉臬俯伏床下。不敢動。但見鼎中白雪爛然。光焰燭地。羣鬼周遭圍守。先命兩三。三持器出河邊取水。數灌沃之。爭劫藥銀入腰纏內。

鼓噪而出、童子怒、閉其門、有後出者、遂穿屋踰垣遁走、但見黑烟蔽空、其聲啾々而已、良久乃滅、會臬賦性纖喬、因貪而敗、無何亦以鬱憤致疾下世、余聞鬼所使者紙錢而已、不聞有攬金鬼、饕餮若此其甚也、

### 瞽人過靈鬼

杭州城中一人、貧無子女、其妻又亡、憂恚成疾、兩目皆盲、徑出清波門外、將赴水而死、忽聞後有追者、連聲呼曰、莫去、莫去、我當相救、此人回顧、不見其形、但空中作語、須臾便附于肩背云、我靈鬼也、預知人間吉凶禍福、卿能如我所教、日持兩竹筴坐滂金門外、

為人占候所獲當不貲矣。我日所須亦不過算器酒  
食。然非鄉揖而祭之不成享也。瞽人改意而還。悉如  
鬼教。遂設帳開肆。此鬼立于耳後報之。所言輒驗。鄉  
里皆驚。自日之間。卜者雲集。積累金錢不可勝算。凡  
十有二年。鬼一朝告別而去。云生期已至。不得復住。  
卿家矣。竟寂然。瞽人既無所憑。依遂不復作卜師。

### 沒頭鬼

嘉靖三十二年夏月。王徵君禔登在無錫城中。設公  
子志伊家。夜讌荷亭。留宿其館。是日炎熱異常。不得  
眠熟。五更起。同秦氏諸郎納涼于庭。忽聞街上呵殿  
之聲甚急。開門出看。遇官僚節導。過潛于門隙。窺之  
遙見引幢持戟擎燈。把火執蓋昇輿。前後衛從者百

餘人由大街而出西門皆沒頭鬼也。獨乘車人朱衣金憤儀容端正是有頭者。相顧大駭。亟整棹還吳門。明年甲寅倭亂。毘陵一郡殘破。死于兵刃者大半矣。時以為徵君所見。亂之徵也。親說如此。

### 醫遇鬼

通州陳都憲總督兩廣時。頗多殺戮。後還家。患足腫。日漸成楚。不可忍。延吳中某匠士療之。其病常發。已而復痊。厚贈匠士金帛。遣家隸送之渡江。既入江船。將發矣。忽見岸上跳下數百鬼。蓬頭跣足。襖袂切齒。梓匠士髮而罵曰。吾屬守之半年。敗于一旦。皆汝之

通也。今訴帝得理，并速汝矣。衆中留一小鬼于船，語曰：汝當速殺老奴。小鬼便跳入匠士口中。匠士冥然仆地。移時方蘇，遂呼解纜，即索紙筆于船中作遺書。未及門而卒。俄而都憲足瘡再發，遂不瘳。

### 看戲鬼

近年間，松江青浦縣村落，忘其名，有數十鬼見作人形，巾帽袈束，種：不同。又挾兩麗姬至，侍從約百餘人，開筵于廣宅中。時會春月，有伶人一隊到村，作劇。暮神晝夜如沸，群鬼便令使般演，第約不許鳴鑼而已。更鼓將動，然後定席。叙賓主禮畢，首席者點演琵琶，衆皆稱善。唱畢，伶以厚賞遂出。呈伎四座擊節，兩旁左右點燭換燈，送酒上食，一如人間之儀。演畢復

旣祝英臺買臘脂跳猿諸套數終不散席羣伶厭苦  
相預驚疑演如妝長戲天不肯明得非遇鬼乎因出  
其鑼擊之鏘然一聲陰風歛起向來主客侍從都無  
有矣視庭日已西行筵上餽饌悉是樹葉驗之皆楓  
櫟之屬乃在人家一墳堂屋中群伶交喚于壁而出

### 鬼擊道士

萬曆己酉春再直人家設放齋口法食其僧有邪念  
既召群鬼不能却退晝夜在家擾亂作耗現身如生  
人形藍縷衣瘦黑貌醜惡駭異不可名狀或凭欄而  
嘯或坐檻而吟家人于壁隙中窺之聽其声音啾々  
如小鳥奔奔共念阿彌陀佛身金色苦惱予買却猶

頭無腦子，惟此十七字，日以為常。主人計無奈何，陰遣奴入城，請東天王堂老道士陳鐘，禁治之。道士素精于符籙之術，縛邪多著效。遂詣其家作法事。一晝夜，群鬼悉退舍矣。遂明謝主人，登舟忽見岸上數百蓬頭餓鬼，破碎藍縷，怪狀奇形，猙獰可畏。下舟寄載，不容便向。道士攔抵，謂道士曰：「吾屬鬼也，田舍老公多財，合與求食，何與阿師事而驅逐？至是，予言訖，共舉手，擗其頰。道士神癡，歸病三日而止。」

### 鬼籠

遂昌縣黃九陽，為秀才時，白晝恍惚如睡，如夢見已奔詣先祠，陳設饌品，聚族而祭。畢急歸，中途逢一

人擔兩竹籠子行、諦聽其中、有聲若鴨、雖然、逼而啟視、則皆二、三寸僕僇人也、無不蓬垢若楚囚、見黃秀才、爭號泣求救、秀才細認、乃其乳母之子、及佃人族人、咸在焉、形並縮小、驚訊其由、擔人曰、吾是鬼使、汝曹罪業叢積、蒙怒于上帝、將疫死之、所籠者、實其生魂、非君所宜問也、便欲擔去、秀才固止之、曰、如某者、吾佃人、如某者、吾乳母之子、平居皆甚、無大患、幸而釋之、擔人不得已、依言放出、秀才又曰、至如某者、吾族人也、併以解網之恩、乞予擔人、大怒曰、吾奉帝命、籍有名數、乃悉聽子居間、將茂葉之乎、置籠于肩、不顧而行、忽驚寤、異其事、命取紙筆、疏之、旬月餘



里中大疫後先死者三百餘人族人與焉。佃人與乳  
母之子皆既危而復起。獨黃氏一門二百七十餘口  
不罹于疫。州牧九鼎記其事。

牛鬼變鬼

江陰縣張鵬屠牛為業。一夕夢老嫗前告曰：我是汝  
外祖母也。以平生積業地府罰作老牛。幸在汝家。明  
日萬勿聽信人言殺我。特鵬夫婦所夢略同。早起急  
命勿殺家人已縛之于地矣。述其夢並以為妖。安鵬  
重利人也。欲聽家人言殺牛。其牛便下跪于地。兩淚  
雙流。卒殺之。是日向曉鵬出門暗中忽見一大鬼身  
如牛形。衝突其胸。鵬連声叫苦。遂仆地。婦昇入就榻。

覺四肢百骸鉞鋒交刺，楚不自勝，號哭兩旬而死。

### 百歲骷髏

亡友沈流勳，家于婁門，博學通經，以訓蒙為業者。昔年夏月，至陽城湖鄉索逋舍，舟行野田間，會天漸垂暮，蹒跚之際，屢蹶仆地，起立未定，忽聞草中有呼其姓者，曰：「老沈，老沈，何為日暮独行，以我相隨作伴？」可乎！勳怪視之，四顧無人，惟于沙畔見顛骨一具而已。勳知此骨所為，遂奔右足，踢棄溝中，唾之而去。其夜宿于徐氏書館，第三日四更起，將乘便舟入城，出門殘漏，辨色尚早，欲就寢，忽過一白衣老翁，怒髮上指，詬罵勳曰：「我百歲骷髏也，思藉君之精靈，以成變化。」

乃忍瘠我于溝中令君不得入城矣。勲大恸哀祈乞  
先翁曰：聊相戲耳。君宜速去，不得少停。即引勲向西  
偕行。至中途忽與此翁相失，約可大半日許了不  
異平生行處。近望姜閔，隱隱在目。愈馳愈遠而不到。  
過一村人家皆閉門，無可憩脚處。久之上一高大石  
橋。北有寺甚宏敞，意為接待寺矣。乃循橋而下，就  
視之，大闕廣殿煥然丹碧，若王者之居，殊非接待寺  
也。遂突入焉。但覩人烟湊集，踵接肩摩，或三五成叢，  
或六七共語，其中有相識者，並已亡歿。男女大小千  
餘人，見勲至，悄無言語，而相視而已。勲直前下拜。  
之蹤跡姜門，各不肯言。內有一新死鄰近婦人，是勲

熟識微笑而言曰、君癡矣、此非陽界、乃問蘇州路耶、  
即便送出、勲心益惶遽、始悟所至非人間、因知所措、  
既馳出、復登橋遙望、見有披枷帶鎖如死囚狀、經過、  
甚多、婦人指謂勲曰、此世間行惡人也、勲問曰、善人  
何婦人令勲迴顧、見二三人凌空而去、曰、此證善果  
中矣、婦人因使寄信于鬼、求多追荐、且言不知如何  
發遣也、言訖、便將勲推墮于橋下、欻然驚寤、汗淚交  
流、已死于徐氏館中、兩日矣、具告主人、為設果饋酒  
飯、束藁為舟、載至其地、祀之、欲覓枯骨、取土覆瘞、已  
不可得矣、還語新苑婦人家、依言追荐、勲後不二年

而病亡

鬼足代薪

松江張澱山通判赴任溫州攜其夫人陸氏陸故少保完女也既入界未入城數十里日向暝矣夫人疲極思憩驛邊尚遙俄而見燈光隱隱若有人家煙火既至命左右先窺之見一白髮老嫗方擁地鑪煨楮拙一少婦甚美篝燈繚繚還具以報通判謂夫人曰吾上任之期已擇明晨不可稽誤卿可就田家借宿一夕其家况無男子天晚從容入衙可也通判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停車款門嫗與婦欣然出迎坐未定嫗語其婦曰汝留此陪夫人老身去烹茶來獻也婦曰諾嫗便汲水舉火却用兩足代薪推入灶

門焚之，女奴看見，大怖而呼。時從者數十人，行倦假寐，環屋而寢，亦齊聲號呼之。句二婦與屋廬器物，奄然不見，惟空林蕭颯之中，纍纍數塚而已。江陰李詡曾記其事。

討替鬼一

龍陽舒學憲，必遠家故，貧其母懷妊時，常汲水江邊。江邊有捕魚人，夜聞二鬼，椰榆曰：「明日人來代矣。」問曰：「何人？」應曰：「城中舒大娘也。」且慢却，伊有舒布政在腹中，恐便不替，老兄也。捕魚人凌晨不開船，而候之，見一婦人來，呼邊挈瓶而汲江水，捕魚人連呼不要下來，我為汝汲，急登岸，取其瓶汲與之，已而詣舒。

門客告其姑戒爾後勿令到江邊來未久果生必遠  
登正德年間進士官至學憲卒于家其後世廟登  
極一夕夢黃龍降于庭口吐大珠二上隱二有舒必  
連三字覺而異之明日蒞朝問朝中有此人否宰臣  
對言先朝有之物且久矣上即命追贈舒必連為  
布政司左布政鬼言至是始驗矣

討替鬼二

萬曆四年宣城沈秀才懋學以秋賦入金陵僦居秦  
淮河上水閣理書至秋七月中元夜月色如畫四顧  
闐然忽聞渚次作拍浮聲如人下浴狀少頃一人隔  
岸呼曰老兄老兄汝限期已滿當索替矣浴人曰明

日有一帶鉄盧人來替我也。秀才于牕隙窺之，問者  
荅者悉在水中，皆蠱髮髀形鬼也。大怪之。至明日初  
午，果見有一店中走使頂鉢盂于首，將下水洗之。秀  
才凭欄叱去。其夜復有月色，又聞一人隔岸呼曰：如  
何不索替去。前浴人曰：這漢造化，被沈狀元喝住。今  
又要等多時矣。秀才心以為祥。是年丙子，獲雋。明春  
丁丑，狀元及第，聲采大振。授官翰林，修課。歲餘，謝病  
還，不竟其用而卒。里人金三枝親聽其說如此。

討替鬼三

齊門營內武百戶生子十餘歲矣。其家相近北禪寺，  
寺西有野水一潭。此子每詣師塾，朝夕必經其地。所



隨家傳藝聞水次有呼武郎名者異之潭上所居鄰人亦常于夏月遙見小兒出水相招武郎共浴誤謂同學諸兒酒戲為樂耳了不之怪一日此子侵晨詣塾出門十餘步便遣家僮先歸竟自脫衣履于岸側從容赴水而死久之鄰人見其不起奔告父母家已溺死急救方悟呼名招浴並是溺鬼討替其說良不虛矣後百戶痛其子從方士招魂婦對曰兒之水府甚樂不煩親念也又數見形還家覓常所戲弄之物悽咽而去

討替鬼四

胥江上泊一小號船防守盜賊船上兵士常見米肆

中十五歲小兒、每日自午行至水次、不脫衫履、直欲走入水底、叱而去之、如是者三四度矣、其家護伺、唯謹、一日衆方聚食、見兒入水、叱之不及、急呼父母共相撈、拯其屍、乃宛然、仰覆船底、傳言此江中溺鬼最多、歲常討替、無足異者、近庚戌秋事也。

討替鬼五

有某處一士<sup>土</sup>、廟祝夜聞鬼殺、鬼告土神曰、明日有替代人矣、廟祝次日候于河濱、將極溺者、見一少年濯足于河、無恙而返、其夜又聞土神問鬼曰、何不捉替去、鬼曰、其母老、殺之、則母必相從以死、某不忍其

母子俱亡也。明日有婦人來替代矣。又明日復往候之。果見一婦人過橋。忽暴風起。吹其襪。隨水中。婦詣河邊撈取。又不及溺。是夜復聞鬼答土神言曰。此婦有雙胎在腹。一舉手而戕三命。吾豈忍哉。終當更伺良便耳。則又明日之半夜。聞有鼓樂騎從之聲。喧填而至。土神告其鬼曰。上帝嘉爾一念之善。赦爾為此地社神。今與某共事地方矣。

討替鬼六

蘇州葑門外滅渡橋。有某甲。每夜于水濱下罾捕魚。更深夜靜。常見一黑色人自水濱出。與甲作伴。甲問其姓名。應曰。某非人。乃溺死鬼也。共君有緣。故來相護。如是歲餘。甲了不為異。一夕告曰。明日當有婦人

過此某擠入水中、便往託生、與君從此辭矣。至明夜其鬼復來、甲訝之、問何得不討替託生去。采曰：適婦人有娠、吾安忍殺其子。母寧避兩日可也。又隔數夕、忽來與甲作別、且有喜色、曰：某為放釋、孕婦一念之善、上通于天、今玉帝命某為常熟東鄉一村坊甲土地、越明日便蒞任矣。君可速棄漁業、尋訪而來、告鄉里為廟祝、用兩竹筥以驗人休咎。某當降神于君身、從此可起家也。甲聞言而遜謝、便留設羹醪享之而去。急收拾往常熟某村坊、政見眾人粧塑神像方完、將以鼓樂導引登座。甲具如鬼言、陳說顛卒、眾便留為廟祝。三年之內、幾致千金。忽夢土地神告曰：嘻汝獲利已多、尚不知止。真欲編錢作埒、采命運漸衰、可

遠歸去。我亦依舊託生人間。此位有代之者矣。明日  
卜便不驗。其人挾貨潛遁而還。

討替鬼七

一說閭門外有女墳湖。俗名沙盆潭。相傳昔者有捕  
魚人。每夜下罾于水。一鬼常坐罾側。與相酬話。曰。君  
是善人。某來相護。如是積時。一夕告捕魚人曰。兩日  
後有丹陽販豬人過此。某當推入水中。便往託生矣。  
後兩日復來告曰。此人竟不出。無計可殺。當是時  
陽莫未盡耳。更兩日有宜與人過此。擠之。某即托生  
去也。如期。果有宜與人過。溺水而死。其夜鬼來辭別。

別且囑曰、某去後、君不宜于此處捕魚、恐遭罔兩侵凌、請從此逝矣、言訖遂絕、捕魚人感悟、即棄漁業、出家為道人、募化千金造橋、成、因名度生、三說頗略相似、後二說、並高承先言、

寄渡鬼

蘇城人王席者、家在蘄橋、少恃膽智、充縣門游徼、萬曆丙申夏間、夜半從盤門外捕賊、竄行至孫家菜園、去家只隔一小河矣、水不甚深、席便褰裳而涉、時月色微明、忽見所側有青衣美婦、人頭上有花、揀呼乞寄渡、席便應曰、要我負汝去、必着力攀好、慎無妄動、動則跌下水也、婦便依言而登、席即解腰纏、繫縛其

婦于背行至半河覺背上重甚心頗生疑乃極毅叱曰何得如此我放下水矣婦見其辞色俱厲寂不敢動已而抵岸解腰纏鏗然墮下一物視之乃是破棺板片其上裨綴花一朵而已席至家熾火焚之明日雖跡其地杳然聲響相傳以孫家菜園是吳太宰伯韜故宅基地至今尚多女妖許國光與席鄰居說此

### 呼雞鬼

萬曆初蘇州胥門內西察院前近城民家姑悍甚畜雞數頭為東鄰所攘乃寃其婦竊食捶掠備至婦不能明其夕雞經而死至今城上中夜數聞祝雞之聲自近而遠悠々不絕常有人凌晨在城上行十餘步

口中忽作祝雞聲、後人至、怪問其故、笑曰、前有一呼雞鬼、竊效以相戲、無他也。

### 鬼哭

庚戌春、松江嘉興諸地村落中、鬼哭者三日、有司以聞于都御史周公、親為余說。

### 路鬼

吳縣東洞度人金四郎、入西川行賈多年、嘗密藏金六餅于床下、四郎旅次病劇、告其同伴曰、某有六餅、金藏床下、倘死、君輩還語吾婦、以藏金之處、令取之、已而四郎病痊不死、仍合同伴而行、路鬼聞之、乃入吳徑詣其家、附魂于媪、向婦作靈語曰、我郎而夫金



四郎也病死途中一年矣。質本並付同伴收訖。我若無衣食。游魂暫歸。有金六餅。重若干錢。昔嘗埋于床下。時行忘道。此金故應在。卿便可取以備祭享之資。兼為多製新衣與我着也。婦大驚。便移床發金果六餅。悉如其言。謂夫真死矣。奔家悲慟。椎結招魂。陳設靈儀于堂。俄又託夢于婦曰。吾困辱窮。泉飢餓已久。須多設食以祭。更要錢物行用。望求好紙燒之。婦聞言。遂市紙數千張。以如其請。如此一年。暮見四郎結束行李而還。入門。頓視靈筵。怪甚。其婦見夫。良以為鬼也。恍惚立藏。四郎乃隔壁為婦具陳本末。婦遂出見。方知妖魅所為。萬曆己亥年。余乘洞庭船游瀟宮。

長年孫老話其鄰家事如此與搜神記所載費季相  
類若非親履謂之虛矣

鬼相戲

有一窮子住周武狀元坊家事靈鬼龕其像于屋角  
中。日夕祭拜祈求致富卒不獲一錢。小歲之日鬼忽  
憑其婦而揚言曰君命合餒死我亦幸如之何。詰朝  
歲除。君于申酉時候可具衫服于道側伺之。當有人  
載車經過君之門。君求而得。可以富矣。窮子喜甚。尔  
日敬如鬼教。自午至晚。拱立門外。終無所滯。忽見比  
鄰一巨室。方延巫祝賽神。果僕御捧出金銀大錠數  
盤。以草荐之。舉火焚于通衢之上。有風旋捲。盡數吹

入窮子之門乃冥錢也黃白燦然悉紙所造窮子方  
悟鬼之相戲為入毀龕像自是甘心醫藥不復事鬼  
矣

### 俞生遇鬼

齊門外俞生昌國善書為人豪邁書名既起遂放于  
酒色常夜從城西過曠野見一女郎翠袖紅妝資質  
妍冶相俛而行昌國訊其居止徐應曰不遠矣遂攜  
手自休：巷後穿入海紅花巷口第幾間空宅予昌  
國送之入門見空中甚闊未及取火殷勤送別：時  
相約既獲邂逅望君時：來看昌國意是巷中角妓  
不及叩其姓名隨路而還思之不釋明日便入城消

息其處見昨宵所入之室重門深鎖訊之鄰姪應曰  
此中無人近寄一女郎棺亦在耳昌國大驚始悟夜  
所遇者鬼也然而想憶如癡每形夢寐歲餘病疫而  
亡

### 竹林寃鬼

處州樊侍御獻可自言其少為諸生時父封公甚嚴  
每日課文一篇程督不缺遇正月朔侍御隨拜家廟  
失課文字封公大怒問歲朝何以便不作文侍御對  
曰夜來一夢甚奇起晏不覓廢業問作何夢采對曰  
見夢具威儀道上行出一城外過大石橋清溪瀟灑  
境甚幽雅前有茂林修竹門外有兩白衣婦人持訟

牒跪于道左云求相公洗冤兒遽與叔牒叱令兩司  
伺候應聲而散遂覓封公聞之復大怒曰汝造此妄  
言以飾罪過世上有不作文字官人來罰十五杖族  
人苦勸解之後十年侍御巡按某省過一處恍如夢  
中所遊之境其時果有二白衣婦自竹林出啣血齋  
冤乃是一主母一侍妾訐其惡叔謀死夫主復欲賣  
此二婦沉憤者十年往矣其人死之年月日時具在  
牒中按之即十年前所夢之除夕也侍御還衙即批  
行其牒于藩臬二司會鞫明日二司入見侍御具述  
當年所夢立止大磔覆盆之冤自此雪矣無何侍御  
攬轡觀風還經其地是日薄暮月色微陰恍見竹籬

外有皂衣人跪于帷前，向侍御拜謝，遂聞擊額聲，命  
停車訊之，微忽不見。始悟是冤鬼也。黃州牧九鼎親  
見侍御說。

蛇辯鬼冤

雲間張明府肇慶為江西萬安縣令，一日坐堂皇視  
牘，有蛇蟠于案前，吏昏逐之不去。張遂停筆曰：汝為  
何人辯冤可入獄，自取其人，即遣吏隨之詣獄。果至  
獄門，蜿蜒而入，望見某囚，遂旋繞其足，吏使呼與俱  
出。案上所視之牘，即其事也。細推訊鞠，竟與冤鬼清  
雪。既而薄暮有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識  
是冤死者，丁未年事。

痘鬼

王武庫世仁之孫四歲乳名升官夙慧非凡壬子春  
過一患鬼初因暗髻髻見形如人散面赤髮偏身黑  
色稍類世間粧塑魁星狀家人遂呼為魁星其孫始  
見時大驚怖噉噉狼籍遺溺不止爾後漸之狎玩與  
之俱卧起便不去矣時武庫方居母艱長君秋試期  
迫心疑魁星降臨亦吉祥善事戒勿驅逐常呼其孫  
喚魁星入書室來孫云已在此矣東行西走亦無定  
蹤如是相徵逐者半年而長君下第後其孫抱痘竟  
不起声跡始絕乃知患鬼即是痘司鬼神來攝小兒  
或云是死于痘者來求受替也

鬼相語

萬曆壬子蘇城某甲五更出盤門外村坊索租是日  
天有甚霧忽見一人自後追上云與君舊識作伴同  
行何如甲果曾識面而不記姓名答云甚善因問甲  
欲至何所答云欲至仙人陪追人言我亦欲至仙人  
陪與相語次所言並是亡劫過人甲方悟其已死唾  
之云君是鬼何得共我行言未畢又見二人自後追  
上云此人果是鬼也君莫與談我輩作伴全行足矣  
便共酬論皆田舍桑麻場圃之事良久霧雖未消天  
已垂曉二追人欲辭甲先去甲謝云頃非君等作伴  
幾為小鬼迷惑矣二追人云君謬耳我輩獨非鬼耶



便合手拾草中糞亂擲甲面、渡水而去、咋々有聲、漸  
微而滅、甲頭而悉被污壞、狼狽前行、里人袁景休言、

涪源澗遇鬼

萬曆壬子四月、常熟東門老儒錢承之子某乙、常與  
同縣某甲親熟、甲死八日矣、乙不之知也、一日忽遇  
甲于北山桃源澗石上、兩人携手對坐、共叙別、甲  
話家事、戲款不自勝、同游半日、分手而散、乙入城、天  
向曠矣、鄰舍子訊其何處、徵逐、歸及暮、采荅云、與某  
人共話于北山、被伊貽累家事、不覺歸途、鄰舍子大  
驚曰、此公死八日矣、君尚以為人乎、乙愕然、言其狀  
貌與服色、真此公也、心甚疑怖、偕鄰舍子馳還、桂驗

果爾經年不敢出門、憂其及禍、後竟無他。

甘夫人墓女妖

四川夔州府治有鎮峽堂、相傳堂後有蜀先主甘夫人墓、在焉。每春月天陰月冷、即有數女郎出游、美麗非凡、或着金泥帔子、或着生白練衫、或着丹繡襖裙、妖媚動人、見者輒為所祟、太守舍中不安、因塑玄君像鎮之。

洞庭詩鬼

正嘉中西洞庭包山之東、灣茹冢園中、有鬼能詩、言人禍福、凶驗俗呼為風流神鬼、又自稱終南山道人、與人飲酒、相對酬酢、詼諧謔浪、無所不佳、其詩曰、自

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  
諸君問我原蹤跡  
太華峰頭第一家  
洞庭秋水碧玻璃  
日浸東方月浸  
西萬里紅塵渾不到  
可能着我道人栖  
瞑烟一抹起  
山城返照林間石  
壁晴多少  
樓臺衝倒景  
獨容仙客  
看分明  
歲餘別去  
不知所向  
留青別札  
載其詩尚多

兗登臺

常熟徐司空子鴻臚藏銀百萬為第三郎所覓萬曆  
癸巳四月廿一日、潛遣奴賊王結中朱明徐祥朱顯  
等四人操蔗刀扼鴻臚喉幾斷、憤取之、僅得六百金  
首飾一箱、次日敗露、獲送于官、三郎冒破千金逆謀  
遂寢、尋縱結中遠遁、而擒明祥顯等三人悉殺死之、

其事甚慘，鴻臚不知也。及後十年，而復敗露。當事者乃舉其事，歸之于兄昌祚。由是閩縣之人無不稱冤。蓋昌祚雖窮，究極惡罪，止沉妓，况癸巳夏，方參選都門，未嘗躬行，弑逆鴻臚之事也。先是鴻臚疾革，三郎又投以毒藥，既仰，移時便絕。名醫沈楠從樓窓下逃歸西閣，是日鴻臚白書見明祥、顯等三人，並着鎖械，未至床前，守之云：「郎君昔枉見殺，訴天得理，先取府君。」鴻臚謝曰：「枉殺汝曹者，名儒兒也。何為罪我？」衆曰：「郎君運數未衰，某不能動。今府君祿與命絕，故先得報。其夕，鴻臚死。自爾後，三郎每當月夕，置酒層臺之上，與群姬會飲，夜闌人靜，籠月曖昧，輒有沒頭鬼兩

兩三、各手擊其頭、攀臺而上、將廁中草葉、紛紜擲  
入飲饌中、三郎悔懼多、以家僮執械自衛、一夕鬼用  
手格其械、三郎呼而語之曰、汝頭鬼且去、我當薦汝  
汝也、羣鬼遽于臺邊、切齒作聲、告大家云、莫笑、濃汝  
頭鬼也、即君之頭、亦寄于頸耳、左右驚呼奔走、復倒  
入于地、奄失所在、三郎後遂拆毀此臺、命僮師之流  
造立、即賢聖總管諸神、為木偶、劬其眉目、施以機械、  
使能坐起、奉祀樓中、以厭禱焉、而淫妖亦大作矣、  
工預雲是夕宿于臺下、幾怖死、目擊斯異、

嚶塘鬼

數年前、嘉定縣嚶塘鎮有木工、從城還、行經塘上、去

家三四里未遠天陰晦際暮木工肩負一織一襪  
中束縛斧柄繫鑿之屬忽二狀怪鬼衣衫藍綾踢踹  
追上呼木工姓名教甚微木工迴眸視之察其非凡  
佯為不應俄而漸被追及一鬼奪織一鬼隨後有似  
相助亦工堅持撒柄固不放良久力乏不覺被奪於  
是解襪中亦具次第斫擲前後二鬼便共次第引手  
取去手亦不傷斧柄繫鑿之屬無一存者唯剩空襪  
繩多斷絕還欲來取木工終不肯畏之併力與鬪不  
勝却被擒助相拖渡粼塘頭面俱敗衣衫並着泥淖  
迷悶至明方醒而所奪之物一一散置岸側且行且  
捨都未有遺木工後亦無他戚伯堅說

閩中鬼使

嘉靖丙寅蘇城陸聲子張店于西閭門外安泊商旅  
歲除日忽有走差使者馳馬驟至稱是閩中人約新  
歲有公事須往杭州是夕無故暴死手足僵冷鼻氣  
已絕店人大小驚惶不成家讎明日告於鄉里共發  
囊視之中有無數帖子具載追攝人姓名籍貫而字  
皆若符篆不可識又有細繩子數十尺此外更無餘  
物衆皆大怪之遽斂結如故食頃見一小胡頭乘驢  
而至約長三尺也詩來觀使者馬鞍在門突入店中問  
吾主安在衆攔而出胡頭曰得非死乎衆聞其言又  
大怪之胡頭笑曰某在無憂也第慎無驚不出三五

日、當復活耳、店人叩頭拜謝曰、誠如尊教、闔門幸甚、遂止之于後小閣子中、具酒食湯沐甚謹、至第二歲日、鄉里具白其事于官、遣吏率伍伯檢看之、胡頭不許、請以五日為期、至第三歲日、使者果魁謂店人曰、相累不淺、但汝不宜與衆妄聞、吾囊得無漏泄乎、店人翁媪亦惟有叩頭拜謝曰、死罪而已、頃之遣吏復采、使者便隨之去、入見吳縣令、問其何為、猝死對曰、某非陽世走差人也、實伏鄂都驅使、因奉冥王命、追攝死者、徧歷閻洛齊楚之間、以至於斯耳、令大驚、便問追攝此中何人、對曰、無幾也、杭州止二人、猶未往取、蘇州止三人、僅錄其一、問彼二人何為不錄



有姓名米曰、有一人是山東籍、姓張名鎔、住北潼子  
門、花柳行戶人也、一人是長洲縣籍、姓方名玄、住齊  
門、親禮僧相人也、所以得免者、張家現在寶林寺中  
禮梁皇懺、方家亦在北禪寺禮梁皇懺、此功德最大  
昨蘇州府城隍移文、冥府、着某罷追、今須往杭州去  
耳、令巫使人推驗、無差、益異之、賜以資、奈拜辭而去  
自爾蘇城緇白貴賤、無不崇信、像教慈悲懺法、日漸  
大行、

### 楓橋鬼使

嘉靖末年、蘇城南潼子門編戶陳世仁、與弟世倫、早  
起步行入支硎山、祝釐觀音殿中、出門十餘步、有二

人隨之、作伍伯粒束、問世仁兄弟何往、曰、入山了香、  
願二人曰、我輩亦有公事、往楓橋、便請同行、酬答、往  
反、皆言里中、已斃人事、頗怪之、既至楓橋、而二人告  
辭曰、吾欲入城人家、不得追陪前路去矣、世倫視其  
指、願非凡、因與兄潛窺蹤跡、此家住寒山寺東第三  
家、尚未開門、忽見二人于門縫中、冉冉而入、其黑如  
烟、奄然不見、世倫便折楊柳一枝、以誌其處、時天向  
曉、急入山中、瞻禮菩薩、而還至寒山寺前、日方過午、  
則此家已挂紙錢於門矣、乃知二人是鬼使也、世仁  
自此持齋為道、民諷經念佛、以終其身、子文綱親說、

男變化

齊門外西匯上木行，主人潘猷自言其十二歲時，一日凌晨下鄉徵索客帳，忽于馬路橋下踏着一老鼠，嗽：作聲聽之，是鬼嘯，既至前，忽變為雄鴨，又作鴨聲，急趨逐之，既及，唾之，鬼便渡河而去，復變為羊鳴，數聲遂絕。

孤山女妖

萬曆壬寅，明州閩莊簡公之來，孫某弱冠，美風調，搗其姪才十五歲，同詣杭州路，遇姚江秀才呂生，傾蓋相契，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前即張氏梅花嶼，及水仙祠，有短垣隔之。宋人詩一盞寒泉荐秋菊，處也。時值秋夜，暖月朦朧，鄰鐘響斷，兩生頗工吟

詠徘徊于庭，忽聞垣西有婦人笑語聲，俄而履跡漸  
近，靈香襲衣，啟扉伺之，遙見三女郎自樹影中來，一  
着冠，年稍長，其二則縮肉髻，垂鬟如鴉，皆麗色也。褰  
帷而入，直抵寢所，就床坐，與聞呂溫涼，各擇其偶，顧  
諧伉儷，着冠者笑曰：汝兩人已作鴛鴦配，對而我獨  
無，目指聞生之姪，謂曰：終不然，苗妝黃口兒為我伴  
乎？我安用此？當往尋水月上人矣。言訖，即先辭出，二  
女郎相顧笑曰：阿姊意不美，滿而去，我輩且為樂也。  
兩生驚喜，陳設薄具，談笑歡娛，滅燭解衣，雙袖婉孌，  
四更後別去，問其姓氏，居止不答，但執手依手曰：非久  
相期，慎勿池于人也。下階數步，如霧濛花，行於殘月

中無影心竊怪之。既去。歛爾而滅。陰雲四垂。淒風颯至。月色既隱。景物慘人。不覺窓戶軋然。兩生股慄。方異其鬼妖也。然亦頗怪于心。精投兔與。死轉不寐。明日起視。但見樹深雲亂。水流花開。杳無行迹。避迤水月上人。自靈芝寺掠湖而至。竊話夜來夢見一麗人求偶。某不肯從。絕與兩生所見年長者無異。詔及大怪。共為戲。款旬月之內。三人相繼病卒。水月者。故楚中少年僧也。豫知亡期。囑備後事。中秋夜。忽謂其同衣曰。前生之寃業至矣。辭別親友。自題神主而逝。祝秀才良柱與。聞呂善而黃州牧九鼎。又與水月善。兩人具說。頗相合也。

焦家橋女鬼

常熟城中居民開錢肆于焦家橋側近其婦輕蕩喜淫穢穀播于中外夫不能容逼令自盡遂抽其領巾縊死。後即殯于北山下月餘矣。里有少年某甲容貌甚秀。独处于此。婦人白晝現形如人。往就之。狎甲徵其家安在。曰。卿常往來兒家。乃佯推不認。取甲說之。遂誘而藏于室中。日常飲食起居。粧梳鍼黹。與人無異。背燈繾綣。妖態橫生。旬月之間。相得如伉儷。後為鄰妯取火。逼視之間。是某子娘往。昔已死。那得至此。婦怒曰。謂嫗是生人。何為作如此問。謂嫗是鬼。那得白日入生人家。鄰妯惶遽反走。乃不敢言之。其夜婦人與甲叙別。曰。為閻巷所窺。不可復矣。妾暫

還終當與卿為歲寒之盟耳相與戲飲四鼓辭去還  
復至少年某乙家乙亦冶游裡處忽聞扣門甚急披  
衣啟視見女子隱身而進乙戲問曰家在何處宵分  
來此婦人偽泣而告曰兒家近在城北夫死貧煎兒  
嫂遂有言語相及自逐于外欲暫寄留乙喜極擁之  
入幃見其容姿韶令舉止綽約備極款昵踰于琴瑟  
如坎積三月矣乙一日早出婦人朝梳方竟不及閉  
門忽見前鄰媪復突入舍中又數目婦人不已良久  
婦人詬而罵曰媪老悖不死強與他家事又當作鬼  
話耶媪怪恚急趨出其夜遂與乙啗臂而別同穴相

期、乙愴然送之出門、見掩袂北去、疾如飄煙、瞥然不見、心頗疑其非人、然每思輒廢餐寢也。歲餘、二少年與鄰媿後先淪沒、並汝妖淫所為、家第湜窈話于余。

鬼招飲

萬曆癸丑八月初六日、蘇州閭門外洞涇橋內役夫錢忠入城至盤門新橋弄游中探親、其家設酒食餉之。忠既醉、矢別去。天色已晚、行經胥門、忽見一亡過識人周三、捉忠臂相勞苦。忠曰：君死既久、何得至此？周曰：我故在松江營小貿易、未嘗死也。忠遽信之、欲拉入酒肆中飲。周曰：敝居咫尺、郊外肯惠然偕往一醉乎？便掖之而去。忠亦不覺出胥門、相拖渡河西行。



隨至一處皆高門廣舍椽梁華整似是大姓家但陰  
慘異常不知何地周設具飲次先有二人在焉見忠  
至相與揖讓而坐奉杯使云好酒用拳作馬互角勝  
負痛飲狂歌宵向分矣忠苦欲辞去三人便從座起  
拾草積間瓦礫糞穢紛紜亂擲忠頭面俱被傷損  
力撐拒連呼救命者三時籠月曖昧寂無人蹤偶有  
圃人故是營中小校聽見荒墳內號叫以為盜也持  
戟投火奔突而來見三鬼面目可憎共捽一人頭髮  
氣息奄奄命絲將絕圃人與力大秉爾乃得解三鬼  
於是捨去須臾聞在樹林中嗔恨非常圃人近前細  
認乃即鄰黨錢忠遂首垢面滿口污泥問其故具說

為諸鬼因奪事狀看所見屋宇處並高丘深壑一時  
嘔出泥漿數升方知所飲之酒皆溝中泥淖也

陳湖女妖

蘇州城中大雲坊姚生邦盛年少善鼓琴萬曆己亥  
八月十八日放舟掠陳湖而東投于顧氏莊客高家  
莊客面黃少髭鬚里人呼之為高太監生是夜宿其  
堂西偏之書館携琴向牕下自彈：畢背灯于閣板  
上而寢戶已閉矣忽見屏後閃出一婉媚婦人年可  
二十許上衣生白練衫下束鴛黃裙手時月色甚皎  
儼然相映婦人手中抱一金漆粧合子輒移燈置几  
角從容綰髻挿簪作晚粧竟仍取櫛剔梳安放合子

內忽騰身就寢。生初見其迴動，輕飄有殊生人，以被蒙頭，不交一語。婦人顧而笑曰：「郎害羞甚，何無男子氣乎？」兒湏臾，却燈來也。急起吹滅，解衣登牀，生撫其身，甚柔膩，心不覺是妖鬼，便與交歡，了無他異。徵其名曰：「主人有太監之號，絕人道久矣。郎豈不知兒即主人之妾二孃也。」纏綿至曉，奄爾不見。生甚猜疑，乃私于捧盥者曰：「宅中有二娘子，是主人之妾耶？」捧盥者曰：「君安得問此死鬼？」往以中其蓬其紅其紛其，大家逼令自縊。死且五年矣。時：見形崇人，夜來得無有佳遇乎。生大駭，亟謝在客，整舟而別。癸丑十一月廿一日，邦威自言于巖邵武座上。

梅廣文遇落水鬼

蘇城磚橋西有落水鬼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死夜  
深人靜便起行橋上如着木屨走看則滅去萬曆丙  
午冬府學廣文宣城梅守履忽病狂性理錯惑如有  
馮雋一夕感衣冠而出向東疾馳盧兒灶養並跡其  
後轉近磚橋廣文謂左右曰暫迴避前有官人儀從  
來也衆視寂然轉盼之間瞥焉不見廣文直走橋西  
赴河死矣計府李至橋相去三里許陌曲折先不認  
識而竟走溺于此豈非鬼為祟乎諸生蔡士順說

華別駕耳中鬼

梁溪華別駕善絃博古嗜奇詩才清靡與弟善述齊

名中歲投階善談仙鬼後方士鑄樟柳神戲學耳報  
術後悔不肯竟季為坎鬼鑽入耳中耳遂以齧終其  
身不能聽

### 鬼生朝奉

三十年前休寧縣某鄉鎮有<sub>姓</sub>身婦人未屋坎婦人  
既滿十月腹內鬼生日現人形持錢詣餅肆買餅餉  
鬼如此積時餅師夜開櫥數錢：中常雜冥紙一片  
在焉怪疑婦人是鬼候其復來取錢另置仍與餅迨  
暮視其錢化為冥紙矣明日至與餅訖隨跡其後都  
不見門巷但有殯屋漸聞小兒啼聲轉近婦人奄然  
而沒于是還集等輩同往驗看乃棺中婦人形體如

生脚後坐一孩子是活者餅殘尚未尽也共相惋悵  
抱歸肆中月餘有少年來肆寄坐見兒狀貌問故餅  
師具說本末少年驚曰此是上妻殯宮也呼其兒  
便撲入懷中因大慟持去後成富商同旅呼之為鬼  
生朝奉笑

張王府墓三鬼

蘇州府治東張王府墓偽周齊雲樓故址也墓東西  
皆敗垣積潦天陰月晦怪魅往往而出萬曆甲寅四  
月夏侯橋役夫金乙夜行逢鬼先問乙是誰乙曰  
我乃人也還問汝為誰鬼誑之言我亦人身乙時已  
醉見其寡髮敝衣叱曰人甚可憎鬼大恐使裂目吐

舌牽乙袂去共入壞坎中乙恃力與相鬪鬼使搽臂  
毆之鬼下拳其勢極重乙還以拳其腸竟甚輕頗  
似煙氣乙乃罵曰汝鬼也何誑我而言是人鬼曰身  
實非人聊相戲耳乙笑謂鬼曰汝止有兩手那得偏  
擊我鬼曰卿為我少助耶乃伸手招引須臾缺墻下  
復走出西女鬼來助前鬼毆乙投擲瓦礫力勢更極  
乙疲頓不堪其苦傍有一白衣老人策青竹杖至指  
謂乙曰西南角上當有燈火救汝何足憂也言訖不  
見乙遂狼狽而行強于路次訪人烟步未十數依稀  
認是管憲使家監所居款門不應遂疾走出街西少  
頃前有燭光漸將咫尺近視之果是憲使之子秀才

管珍自西昌聽講還宅乙呼救且急管遂止言呵叱  
鬼稍退避管問乙曰鬼安在矣乙曰去矣于是命二  
蒼頭扶之婦乃許未日戌時辨食荐度向晨遣視乙  
尚冥然如中惡狀肢體悉被擊傷至暮管為具酒炙  
置榻側煖紙錢與之食頃使安管珍自說

醉人兩遇鬼

蘇城某甲因過盤門婦家迎婦不歸設食飲醉極夜  
而還遇一姝麗婦人年可二十許抱三歲孩子同路  
前行甲驚悅持其燈忽先忽後微挑之曰夜深矣何  
為徒行婦人曰何與君事甲曰某以燈照步可乎婦  
人默然便共狎暱媚言交至相謔而過吳縣西橋從



名馬蟻窠已是二鼓、忽見西皂隸手持文書繩索貌  
甚雄異、叱去抱鬼婦人、呼甲而語之曰、此是祟人妖  
鬼何恋之哉、甲惶惧不知所措、西皂隸曰、適有公事  
過北城、無火、鄉持燈送我、當得酒食、今宵不落窠  
也、甲醉思歸、未許諾、西皂隸張目撮袂、遮不聽、立扶  
甲兩腋、逕曳將去、桃花塢中教場、盡處其疾如風、既  
至、留甲于門而入、曰、願少踟躇、甲疲極、便溺然而睡、  
少時、聞舍中哭聲、始寤、尋有被髮少年出投水、盜紙、  
錢于門、見甲語曰、尔非賊乎、家有老公新死、有何相  
奉、而中夜守伺為也、甲大慚、唾其壁而返、馬蟻窠在  
城隍廟前、始悟西皂隸是廟中冥使矣、

鬼買棺

太倉州沙頭鎮相去鎮三五里村名新洋有編戶謝甲為人美鬚髯而行多不謹萬曆癸丑春三月一家長幼連甲十一口悉病疫甲死妻孥相續而亡計塲者九人矣止存二老嫗呻吟在床中外宗鄰入其門問疾者並見兩疫鬼朱髮青面齒如劍戟踞立于門左右各一震怖狼狽却走所過無不染疾而死于是經月閉戶枕屍狼藉莫敢收之忽一日謝甲鬼視互走出沙頭鎮上坐于凶肆與僧人對共計校解下腰纏展開大小銀錠共秤見四十二金以六金有奇買棺九口別存半錠握置掌中餘銀結束于腰如故俄

喚船戶朱大郎將所買棺遶一昇入船中安置皆畢  
叮嚀語云汝可載至新洋村東到一處門臨清溪宅  
舍高麗旁有竹林廣可數十畝問是謝家即便昇入  
吾先沿岫而行矣因出握中金半錠露示大郎且云  
有直之資悉取諸此無憂也大郎依言載去既到新  
洋村裏轉入聚落委有高門廣宅嘉林美箭推驗識  
家一二無差焉但悄不聞有聲響心謂可怪因測所  
由便排扉突入經三四重門已是卧內滿地死屍寂  
無人跡數之大小男女果是九人而長髯謝甲買棺  
鎮上者亦與其數為諦視之腰纏如故握金半錠宛  
然在也連呼異事異事亦莫出應久之傾聽微似有

人喘息遂歷東西二廂就看徐聞人應西<sup>e</sup>老嫗臥病  
在此客何為者叩其主人翁媪死已一月矣大郎是  
持長齋人高声念佛而出：則遇見前兩疫鬼匿身  
于壁角中大郎熟視其醜狀便罵之曰業畜業畜枉  
害人命無數尚不去取言已兩疫鬼倏然遂滅大郎  
自料棺無着落乃捨其船前走村中徧話于人尋求  
謝氏之婦兄表戚某：輩相與登此殮此九人而二  
老嫗者時亦能強起言動方知疫鬼已消發其屋棟  
藏銀二千餘金驗之悉官物也大郎不敢取竟回船  
沙頭鎮矣沙頭人喧傳鬼買棺或云其屍能自行也  
陳竟生沈公繩共附載朱大郎船親聽其說

避熱遇鬼

歙縣西林村書生程宗亮館于所親家婦病危殆家人報婦其直坐牀頭伴守忽見病婦面倚枕上突長犬餘驚集老少看須臾漸縮小呼其婦醒都無所知婦亦少時而止停數日俗忌避熱宗亮飯畢便詣合田訪友將避于其家因不相值悵然良久行百餘步過一古廟便走入避寂無生人惟左壁角有寄棺一口俄見棺上立一奇形醜狀之鬼長齊屋椽宗亮大怖急俯身作禮謂曰鬼欲橫相害乎立如故若無他意請減其形鬼于是蹲踞而坐時方感暑鬼乃袖中出一畫紗扇子搖動自如向宗亮哆口而笑了不

異宗亮遽走出廟、行又數里、到新橋、踐溺溪邊、俄又見溪上無數皂衣小兒、其形忽長忽短、擲揄宗亮、共拽其衣、或拾草間糞穢來擲、宗亮方為所困、奄有青衣女郎、手提一珠紅合子、青繩纏縛、來助宗亮、共驅諸小兒、諸小兒各散為黑煙而滅、宗亮頭面傷損、衣服被污、女郎便挈上橋、二人相與偶坐橋上、解開繩結、啟視合子中、取出荔枝龍眼饅餠、餽子之屬、適與宗亮、宗亮謂是大家青衣探親而返、初不疑其非類也、然又不教遽食、一一細詰袖中、女郎笑曰、措大郎君、不啻珍異、將懷歸餉其婦乎、宗亮亦笑而應之、往反數十語、女郎穢言狎至、直前抱持宗亮、身如烟

霧宗亮方大駭，異狼狽而走，被追逐五里許，望見里門，遂巡解散。既去，聞詬罵之聲不絕，出袖中果食視之，並是楓楸栝梓葉也。病數日方起。汪大儒說。

靈山庵鬼燈

歙縣西北三十里有靈山，上有報德庵，是丞相李善長讀書處。至今道場不廢，相傳每歲七月十五夜，僧徒作蘭盆佛事，設放餽口甘露法食，看人無數，並見鬼燈數千百點，燦然作青綠色，自遠而近，即之漸去，避之復來，積年如此。有人撲得一燈，乃是一莖枯稻草，莫詳其所由變化也。

鬼磨漿

萬曆年間、越西衣冠家奴容作橫堂、因收市租錢不  
得、致賣漿夫婦二人共斃、屋遂無敢復賃、或寄宿、輒  
多過、柴扃閉十餘年矣。一日衣冠獨步門外、忽聞空  
屋中窸窣、毅良久、怪之、以手觸扉、呀然而開、見故賣  
漿夫婦二人方共推磨、驚悟其死也、惶遽却去、集  
衆視之、都不見、未幾感疾而殞。

鬼產奴生

萬曆癸巳、吳江縣八尺鎮、有奴生婦王氏、姑媳二人  
在家、將寢、忽聞近所、有橈船聲、遂巡叩門、至急、云喚  
奴生、取火視之、二少年也、便乘船、載至太湖灘上、詰  
主人姓、是舊族吳氏、入門、見高堂、廣廈、燈燭輝煌、新



婦生壽年可二十餘，免身生女。合家稱慶，遂設酒饌，留姑媳共食，贈錢而出。天際曉矣，回視都不見夜所經處，但有雙墳拱赤，二人徧身香泥，手文血污，摸袖皆得紙錢。

趣鬼船

萬曆己亥九月，蘇州許墅閩隸人馬敬，住胥門外，朝出暮還。其日五更，搭船赴閩，忽有艇子攏岸，呼敬共行。詰之，答是同伴陳牌，敬忘其死矣。倉卒附載，行至董公橋，舊名交义便挽而進。遙望燈燭光，是小姓家。譙五郎陳牌先入，語敬且停。少時，便攜出甘果酒餚一席。二人偈坐道邊，餚餚都盡。陳牌復入，又少時，便倒負

一老公出、頭在下、足向上、若筮豕然、敬大駭、俄聞內  
啼哭声、有若新死、迴顧水傍、人與娘子都無見矣、忙  
挈酒甕、食器送還其家、見一群細弱、方柩尸啼哭、爭  
唾敬為盜、露其膏符示之、乃信、敬自此棄役持齋、今  
為青楓亭中行者。

黃花舍人

吳郡士人召孔仙、至、署曰黃花舍人、問其坊曲、氏  
族曰金閭王氏子、因與里中黃生遇、春歡好、又一生  
愛插黃花、人呼為黃花舍人也、問鄉是死耶、曰某  
年十五而夭、問生安在、曰相繼亡矣、今某與同寢處、  
若人間伉儷也、衆乞下壇詩曰、憶黃郎嘗贈小曲、每

句以想殺恁起、余亦有答請誦之、遂題曰、忘不了對  
攏雙袖、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遮花映黃昏  
後、忘不了羅帳、綢繆、忘不了紗牕、風雨清明候、忘不  
了多病、心情懶下樓、情語繁多、茲不備錄、詞訖遽求  
去、問何忙、迫如此、曰、黃郎候門外久也、問何不與俱  
入、曰、某吳兒、已作半天遊戲、阿郎未離鬼錄、那得來  
此、寂然無聲、竟不知何風流鬼也、孫胤伽喜述其事、